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4

1985

总第40辑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MALIEZHUYI YANJIU ZILIAO

1985年第4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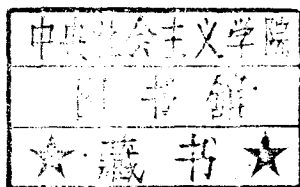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210,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600

书号 17001·142 定价 1.6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1985年第4辑目录

(总第40辑)

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

——列宁同雅·弗里伊斯的谈话(1920年4月底)……列仲译(1)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发表

和出版的经过……单志澄(7)

恩格斯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的革命

战略……〔联邦德国〕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格(27)
王宏道译

1857—1863年期间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理论的发展……〔民主德国〕本德·费舍尔(43)
章丽莉译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科学地位(摘译)

……〔民主德国〕海尔加·胡文斯(61)
京祚译

列宁和恩格斯的遗著……〔苏〕H·IO·科尔平斯基(68)
林彬译

文献和资料

列宁在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的一个便条

及有关资料……郑异凡译(90)

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四篇文章……高敬增译(95)

苏维埃俄国 1919 年底至 1920 年初

- 关于实行一长制问题的争论 郭值京 (117)
- 附件一 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的提纲
(为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的) 郭值京译 (126)
- 附件二 俄共莫斯科省委员会的提纲
(为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的) 郭值京译 (129)
- 关于“八月联盟” 刘彦章 (131)
- 维·阿德勒致弗·恩格斯的信(三) 王宏道译 (143)
- 非常法不能消灭工人党(摘译) [德]奥·倍倍尔
葛 斯译 (152)
- 讲坛社会主义 [美]理查德·伊利
陈国雄译 (158)

传记和回忆

- 爱琳娜·马克思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
艾思嘉译 (165)
- 珍贵无比的列宁面模 廖静文 (172)
- 南斯拉夫高度评价列宁遗孤 杨成明 (174)

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

- 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评介(一) 李忠尚 (176)
- 马克思·豪克海默 一
- 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
——《历史和阶级意识》述要 [英]G·H·R·帕金森
杜章智译 (187)

国外学术讨论

-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殷叙彝 (215)
- 日本学者关于《资本论》中的抽象人类劳动问题
的讨论 [日]正木八郎
李成鼎编译 (237)

评介·书讯

Л·И·戈尔曼的《恩格斯——历史学家》

- 一书评介 田 涛 (250)
- 西德出版的两本马克思的摘录笔记 梁 明 (254)
- Н·М·恩岑斯贝格尔编:《和马克思恩格斯谈话》..... (256)
- J·威克斯:《资本和剥削》..... (257)
- C·A·费久金:《党和知识分子》 (258)
- Л·Ф·杰卡尼:《列宁、苏联共产党论党和国家的纪律》..... (259)



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 的革命策略

列宁同雅·弗里伊斯的谈话
(1920年4月底)

编者按：本刊1982年第6辑(总第24辑)曾发表了《列宁同挪威档案专家雅·弗里伊斯的谈话》一文。列宁和雅·弗里伊斯这次谈话的全文，最初发表在1920年5月14日挪威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最近，我们核对了挪威文的报道后发现，俄文版《列宁文集》第37卷对这次谈话的内容作了较大的删节，本刊过去译载的《谈话》，只是它的最后一部分。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列宁的这次谈话，现根据挪威《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报道全文译出，重新发表。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询问关于挪威和挪威党的情况。他希望了解党和工人运动的力量，党报的种数和发行量，产业工人和农民的比例等等。我只好凭记忆尽力回答。不过我不得不暗自承认，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统计数字知道得这么少实在是一种耻辱。

列宁问：“从资产阶级报刊来看，英国在挪威的影响很大吧？”

“是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尽管指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过，个别报纸，如《时代的象征》追随英国，简直称得上亦步亦趋。”

当我提到《时代的象征》时，列宁会意地笑了。他还记得这家报纸刊登过就俄国问题对蓬特伏尔的采访，想起了蓬特伏尔对布尔什维克压制资产阶级报刊一事所表示的愤慨。

列宁笑着说：“是的，他对整个革命一窍不通。”

我不得不不说一点蓬特伏尔后来的功绩，比如《工人政治》等等。

“不过他和他的支持者还留在党内吧？没有一个人退出？”

“没有，一个也没有退党。”

“这就有点令人怀疑了。党内的这一右翼势力大吗？”

我让他放心，并介绍了工人运动的情况。如果那些最大的工会不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党内的右翼社会主义者就将是一种危险；只要工人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没有任何危险。

列宁问：“可是农民呢？在挪威只有小农，是吗？”

“是的，基本上是小农。他们中的大部分与工人有共同利益。”我提到了特兰迈尔的名字并且说他是农民出身，受过工会干部的教育，后来成了党报编辑，现在是党的书记和全党公认的领袖。

“他从来没有到过俄国吗？”

“他没有时间。他整天忙于作报告和旅行。”

“请代我向他问候。在战争期间，挪威的农民和资产阶级一样，也发财了吧？”

“是的，但是在实现平时，经济上对他们的打击也是一个教训。”

我借机将话题转到了俄国。对俄国来说这也是个大问题：农民阶层将如何发展？当重新建立贸易关系时，货币是否将重新具有价值？农民中是否又将出现资本主义的兴趣？

“当然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把农民需要的产品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我们征集了粮食。我们第一年征集了3000万普特，第二年征集了1亿普特，现在征集了15000万普特。我们按固定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由于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农民卖了粮，实际上一无所获。比如，当我们有食盐时，农民宁愿要盐而不要钱。这势必会给农民造成许多困难。他们积攒了成堆的钞票，这一点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因

此，他们中有一大部分人拥护孟什维克，他们要求“自由贸易”。统计表明，城市所需要的粮食，一半由国家供应，另一半则是投机商以高于国家牌价十倍的价格出售的。”

“那么，是不是打算动用红军来对付这一新的‘内部敌人’呢？”

“是的，当然要这样做。农民称之为‘天性’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叛国。这是很大的差别。农民有两个灵魂。他看到革命解放了他，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对富人行使权力的政府。他理解苏维埃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劳动。他懂得，政府虽然还会犯许多错误，但它的意图是好的。这就是他的一个灵魂。这是我们要加强的。另一个灵魂是私有者的灵魂。这是我们要消灭的。办法是搞宣传、发传单、进行教育，但也要用步枪，运用国家的权力。为了农民，工人什么苦没受过？无产阶级专政给工人带来了什么呢？比过去更严重的饥饿。而农民却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很难吃到肉，然而现在农民自己却能吃上肉了。在沙皇统治下，农民被洗劫一空。现在他们吃饱喝足。工人过去每年平均得到11普特粮食，现在只有7普特。而农民现在每年却有17普特。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工人阶级实行专政不是出于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觉悟的工人是懂得这一点的。那些差劲的工人在咒骂，有觉悟的工人则能够理解这一点，并要求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消除饥饿，但是他们并没有满腹牢骚。他们要求组织得更好。我们有难处，因为有管理能力的人为数相当少。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就得担任领导职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消极怠工。连我们自己往往也不相信我们能坚持下去。我们依靠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城市的产业工人管理国家已有两年多了，击溃了所有的敌人。甚至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人工作做得很出色。医生们经常发现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疲劳不堪，操劳过度，象法国人所说的“过分紧张”。现在人们才看到在人民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人们开始懂得，世界革命将变为现实。例如，劳合-乔治最近的讲话就表明了这一点。现在，值得各地重视

的一点，就是不要让工人由于革命带来的艰难困苦而害怕革命。右翼社会党人企图以此恫吓工人。奥托·鲍威尔、龙格、考茨基、布兰亭，他们一想到革命带来的艰难困苦就都畏缩不前了。他们高谈阔论，说要对工人进行教育、培养。可是，最重要的教育工作是要教育工人学会自我牺牲、自觉遵守纪律、忍受艰难困苦。他们把这一工作置于不顾。他们不去教育工人阶级，使工人懂得，现在世界上的问题是：要么革命，要么再打一场战争，再牺牲1000万人。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国内战争中牺牲比如说100万人……。”

我们谈到了国际上各党的关系。列宁对匈牙利、意大利、法国以及英国都同样了如指掌。他批评这些国家中知识界的怀疑主义者使工人群众无所适从。对此我表示异议。我问：“您能要求其他国家具有同俄国一样的革命觉悟吗？令人信服的首先还是生活本身提供的教训。其他国家的情况还没有象俄国的情况那样使革命觉悟达到这么高的程度。”

列宁回答说：“是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位教师。例如，请看一看法国的巴比塞吧。我读了他的杰作《火线》和《光明》之后，很想看看他以前写的东西。我读了他战前写的《地狱》和《我们这些人》。十足的小资产阶级小说，色情文学！在《光明》这本书里他描述了他本人的发展过程：战争使他从小资产阶级分子变成了革命者。他当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还有不少法国人的高谈阔论的倾向。但是，他的气质是革命的。他的情况是典型的。请再看一看另一方面，看一看卡尔·马克思的外孙、自称是革命者的龙格吧。他是一个地道的议会主义者，他向各方面鞠躬低头。一个空谈家和小丑！这种人必须驱逐出党。否则到处都有重新出现匈牙利那样的局势的危险。党内的右派社会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共产党人’并且暗中破坏革命，这是库恩·贝拉的不幸。再请看看英国的麦克唐纳吧。我刚刚读完他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您看他写了些什么：‘靠革命行动能实现社会主义吗？我不理解这怎么能办得到。我对第二国际不满意。我对我写这篇文章的方式也不满意。还有什么是我满意的呢？’这样的胡说八道您听到

过吗？他应该建立一个他个人的党，建立一个‘怀疑派’或不满者的党。正是这些人才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公开的敌人远远不如他们危险。这就是匈牙利的教训，这也是芬兰的教训。革命前我居住在赫尔辛福斯时，就发现他们那里的人统统都是考茨基的信徒。去读一读库西宁谈他们革命经验的那本书吧！”

“那么您是不是想建议我们，例如，在我们挪威现在立即就开始收集武器呢？我们的策略是打算通过士兵委员会来掌握军队。据您看，这是不是错误的策略？”

“不，绝对不是。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利用合法的途径。另一方面，我认为，只进行合法活动的‘共产党’就不配叫共产党。但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规定怎么办。参加议会选举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一般地讲，我们从来都是主张参加选举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第一届杜马选举时，我们主张抵制，反对进行议会活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幼稚病，我常常不得不同这种幼稚病作斗争。在意大利，这种病症广为流行。那里的‘抵制派’共产党人，就是反对参加选举的那一派，甚至有他们的党报，叫《苏维埃报》。在我们这里，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在类似的问题上曾同布哈林和拉狄克作过斗争。我曾反对过那种认为我们应立即推翻克伦斯基政府的主张。我曾赞成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后来，他们公开承认他们错了。拉狄克吸取了教训，他在反对德国共产党里的反议会派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和汉堡共产党人的斗争中甚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出色。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目前必须做的是：（1）同孟什维克作斗争；（2）同左派幼稚病作斗争。”

“后面这种人，您能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简短的评语呢？可不可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对，完全正确。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不要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多一点总比少一点好。尽管我们同革命浪漫主义者有分歧，但我们一向对他们是同情的。例如，我们从来不赞成搞个人恐怖。但

是，对恐怖主义者个人的勇敢精神和牺牲决心我们总是表示钦佩的。我们的观点始终是：首先要对经济关系作认真的分析，然后再用本身的榜样来证明自己的信念。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在英国，我就坚决反对抵制工党，我就投票支持韩德逊政府，但同时公开声明：让他们实际表现一番吧。实际将很快表明，他们什么都办不成。工人们将会懂得，经过战争破坏之后，改革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在所有的国家爆发。但是，西欧各国的革命将比我国的容易。那里有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组织力量。目前我们暂时走在前面。但是一旦革命席卷西欧，俄国很快就会落在后面。挪威的知识分子情况如何？他们是不是非常反动？”

“最近情况有所好转。尤其是法国的‘光明社’运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法国作家开始成为‘布尔什维克’时，挪威作家很快就会跟上来。”

“那么，象这样一种时髦运动恐怕靠不住吧。”

“也许是这样。但是，我总觉得在工程师中有一个真正严肃的运动。”

“是的，在任何地方他们中总有一部分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德国不久可以说会出现一个工程师无产阶级。把工程师吸引过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大部分工程师有着纯粹的资本主义兴趣。在我国重新建立工业生活还需要许多年。我希望在挪威要容易一些。”

列宁看了一下表。我站了起来，对我在莫斯科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请代我向全体挪威同志问好。再见，同志。”

(列 仲译)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 发表和出版的经过

单志澄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巨著。就篇幅来说,有四十多万字,仅次于《资本论》,就内容来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杰出的著作之一。《形态》分两卷。第一卷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第二卷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形态》的理论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其他部分主要是论战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第一次全面制定了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

一、《形态》的写作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活动初期,从政治立场来看,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从哲学观点来看,属于青年黑格尔派。这个派别强调个人的、主观的因素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并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问世。这本书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阅读了这本书和费尔巴哈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方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列宁曾经这样概括马克思哲学观点转变的过

程：“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①恩格斯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从英国赴德国的途中，到巴黎拜访了马克思，这次会见奠定了他们在理论上和革命活动中合作的基础。1844年9—11月他们合写了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他们在该书序言中就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即制定一种与现代哲学、社会学相对立的理论。序言中这样写道：“因此，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②这里的现代哲学和社会学指的是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1845年1月11日法国内务部下令驱逐马克思，2月份马克思移居比利时的布鲁塞尔，4月初恩格斯也移居这里。他们决定共同制定自己的观点。恩格斯于1885年回忆道：“当我们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③同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到英国旅行了六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是在曼彻斯特度过的，在那里主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学，读威·配第、托·图克、托·库伯、威·科贝特等人的著作。旅英归来后，二人就着手撰写《形态》的手稿。

马克思最明确不过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了《形态》的写作目的。这就是“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④

写这部著作的直接起因是：1844年底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页。

③ 同上书，第21卷第247—248页。

④ 同上书，第13卷第10页。

有物》出版,其次,《维干德季刊》^①1845年第3卷(同年11月初市上见书)发表了布·鲍威尔的文章《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鲍威尔在文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一些文章,并回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他的批判。这表明,鲍威尔是把费尔巴哈的观点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提并论的。此外,1945年夏还出版了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出版物。这些人敌视阶级斗争的思想,号召人们放弃政治活动,宣传博爱和友谊,想以此来改造社会。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二、《形态》的写作时间

《形态》的写作时间,比较难以准确地确定,但最可能是从1845年11月初开始到1846年4月基本完成,第二卷的写作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不晚于1846年8月中旬。因为8月15日,恩格斯受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去巴黎开展宣传活动和组织活动,9月马克思又重新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不可能晚于8月中旬。以前从《形态》的1932年的德文版本起直到1955年的俄文版(中文版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都认为开始写作的时间是9月,这是不对的。确定《形态》开始写作的时间的论据,是《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三卷的出版。因为《季刊》中载有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施蒂纳的评论者》等文章,这些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对象,他们在写作过程中还引用了其中很多的词句。《季刊》于1845年10月16日和18日之间在莱比锡出版,从出版到市上见书以及到达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中,也需经过一段时间。因此,《形态》开始写作的时间不可能在9月,而可以认为是在11月。关于《形态》写作的次

^① 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1844—1845年由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布·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等人。

序的详细情况,可参阅《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一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恩格斯对《形态》第二卷的补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写于1847年1—4月,这也是一部未写完的著作。当然,这部著作不应算做《形态》的组成部分。

三、《形态》手稿的特点

1)没有总标题。《形态》的两卷,都是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没有一个总的标题。现在的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来自马克思1847年4月的一篇声明《驳卡尔·格律恩》,其中第一次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评论(指《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卡尔·格律恩》)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的补充。”^①马克思第二次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②。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言中又引用了这段话^③,这算是第三次提到这部手稿的名称。

2)没有写完和章节不全。在刚刚谈到的《终结》序言中,恩格斯说:“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④这里关于第一章的情况讲得很清楚的,也就是说,没有写完。其次,我们知道,第一卷共三章:第一章是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二章批判了鲍威尔的著作,第三章批判了施蒂纳的著作。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13卷第10页。

③ 同上书,第21卷第411页。

④ 同上书,第412页。

然副标题中指出：批判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那么除了他们三人之外，是不是还有可能批判其他的人呢？例如，1968年《形态》法文单行本编者论证说，第一卷不是三章，而应该是五章，即应当包括与阿·卢格论战的一章，这样，就可让人们知道，在《德法年鉴》出版后，卢格是如何与马克思和莫·赫斯发生分歧的。卢格于1845年12月底出版了一本题为《在巴黎的两年》的回忆录，书中对马克思特别是对赫斯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当这本书出版时，赫斯正在布鲁塞尔，他写了一篇抨击文章进行驳斥。马克思曾同意将这篇文章编入《形态》。这篇文章题为《格拉齐安诺博士，德国哲学界的小丑》。由于《形态》迟迟不能出版，赫斯于1846年7月下半月写信给马克思，打算把这一章作为单行本出版，如果马克思同意，就请马克思把手稿寄还。马克思于1846年7月28日给赫斯的复信中答应了他的请求。后来，这篇文章以《评格拉齐安诺博士文集》为题发表在1847年8月5日和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2和63号上^①。还有一章是巴黎的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前责任编辑贝尔奈斯的一篇文章《论犯罪》。后来，这篇文章也被他从马克思那里要走了。第二卷现在只有三章，即一、四、五章。第五章：《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是赫斯起草，经马克思和恩格斯修订的。^②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这里赫斯是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家出现的，可是，他本人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文章《论我们社会中的贫困及其消灭》却在第一章中受到批判。^③ 这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待进一步研究。第二卷所缺二、三两章，据1976年的英文版考证，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克利盖通告》与恩格斯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④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1页和卷末注365。

② 参看上书，第3卷卷末注153。

③ 参看上书，第540页。

④ 两文均见上书，第4卷。

3) 破损和缺行缺页。手稿纸色发黄发脆。纸边破损，纸张折痕断裂。有几张严重破损。手稿上有墨水污迹、焦痕和霉点。有些地方确实已经受到“老鼠的牙齿的批判”。第一卷第一章缺九页，第三章有三处中断，计缺二十页，两章共缺二十九页。

四、《形态》手稿的命运

1846年4月下半月《形态》第一卷的第二和第三章的写作已经结束。四月底魏德迈把这部分手稿从布鲁塞尔带到威斯特伐里亚，准备在那里发表。这可以由下述的信件来证明。1846年8月1日马克思给列斯凯的信中写道：为了把第一卷手稿安全地带过边界，魏德迈在布鲁塞尔一直呆到四月底。^①魏德迈从威斯特伐里亚寄给马克思的第二封信的日期，大概是4月30日。魏德迈请求道：“请速将所缺手稿尽快寄我。”^②他还告知说，他与妻子读了关于施蒂纳的一章。5月13日魏德迈在给布鲁塞尔诸友人的信中又提道：“手稿无论如何要寄来。”^③6月11日魏德迈给马克思的信中已直接提到手稿的欠缺部分：“总之，只要你把手稿的开始部分寄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妨碍付排了。”^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缺开始部分的第一卷手稿，即《莱比锡宗教会议》，是由魏德迈带走的。

从马克思、赫斯、魏德迈、迈耶尔、雷姆佩尔和丹尼尔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手稿的一部分——《莱比锡宗教会议》，在答应为马克思出版的实业家迈耶尔手中有两个多月——5月至7月。大概在七月底或八月初，由魏德迈把它寄到科伦给丹尼尔。

1846年5月底，第二卷的大部分已脱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3页。

② 1846年4月30日魏德迈给马克思的信。

③ 1846年5月13日魏德迈给马克思等的信。

④ 1846年6月11日魏德迈给马克思的信。